

崛起的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

黄仁国

(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

摘要: 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由实力、联盟政策和混合霸权三大支柱支撑,这三大支柱都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其双重性又使美国的对华政策表现出鲜明的两面性。崛起的中国要洞悉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全面发展综合实力,积极树立正面形象,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按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总体布局,以“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最大限度地扩展国际影响,全面融入国际社会,走与国际社会互相契合、共同发展的道路,在积极应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中全面崛起。

关键词: 中国;和平崛起;综合实力;美国;联盟政策;权势霸权;制度霸权;霸权战略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26(2006)01-0013-06

中国崛起的最大外部阻力无疑是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美国全球霸权战略对中国崛起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中美两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态势,美国影响中国的途径直接表现为其对华政策。^[1]崛起的中国只有深刻认识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准确把握美国的对华政策走向,才能趋利避害,早日实现全面崛起。

美国在扩展霸权时总伴随着一系列的理論,诸如推广民主自由,捍卫自由世界,保护人权,反对极权、暴政,反对恐怖主义,确保世界稳定等,不一而足。这些理論常常能够轻易占领战略制高点,获得奇效。然而,揭开这些漂亮的包装,透视其霸权战略的支柱,不难发现,美国的霸权战略有其虚伪的一面。

到目前为止,美国全球霸权战略有三大支柱,即实力、联盟政策和混合霸权。这三大支柱都具有明显的双重性。

与其他霸权一样,美国全球霸权战略也是建立在超强的实力地位(尤其是军事实力)之上的。在霸权实质性基础上,美国霸权与传统霸权并无根本区别。不过,传统霸权通常多半是建立在硬实力基础之上,较为简单,而美国霸权则建立在硬实力与软实力之上,更为复杂。一般来说,硬实力是指那种有形的、能起到支配作用的力量,如军事力和经济力。软实力则指那种间接的、能影响别人选择的力量,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美国除了拥有超强的军事力和经济力外,其文化产出也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近几年来它每年上万亿美元的文化产值相当于中国全年的经济总量。与硬实力和软实力相对应的概念是美国学者提出的“硬权力”和“软权力”。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指出:“行为权力可以划分为硬权力(hard power)和软权力(soft power)。硬权力指的是通过惩罚的威胁或回报的承诺迫使他者去做本来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无论是经济胡萝卜还是军事大棒,长期以来,诱使或强迫他者就范的能力一直是权力机关的核心要素。……软权力是一种通过让他人做他人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这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获得预期目标的能力。他可以通过说服他人服从遵从或使他们同意那些能够产生预期行为的准则或制度来发挥作用。软权力可以依赖某人的观念或文化的吸引力,也可以依赖通过塑造他者偏好的标准或制度设置议程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使自己的

收稿日期:2005-09-02;收修稿日期:2005-11-04

课题编号:04C243。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美国全球霸权与中国全面崛起”成果。

作者简介:黄仁国(1968—),男,湖南资兴人,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管理系副教授,硕士。

力量被他国视为合法,并建立促使他国以和谐的方式确定其利益的国际制度,它未必需要像其他国家那样耗费昂贵的传统经济资源和军事资源。”^{[2]30-31}一般说来,硬权力使用起来比较简单直接而且见效快,但是频频使用容易破坏国家的国际形象,造成威而不能服众的局面;软权力的形成比较困难,使用起来也颇受掣肘,但它有助于树立长久的威望。在当今信息化时代,美国的一些战略家更倾向于美国加快发展其软实力,以夯实其霸权根基,并由此名利双收,既获取较好的名声,又得到较高的回报。不过,由于当前国际权力结构严重失衡,美国目前的实力地位使其侵略性、扩张性很强,甚至很野蛮。肯尼斯·沃尔兹指出:“自罗马帝国以来,还没有一个国家具备像美国这样支配世界的实力。”“在失去苏联的制衡之后,美国的行为越来越表现出肆意妄为和粗暴蛮横的特征。”^[3]

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的重要实现形式是联盟战略。联盟战略是指通过军事集团、条约组织建立联盟体系和势力范围。^[4]美国是一个很喜欢结盟的国家,实力越强,盟友越多。在其实力不足以单独侵略别国时,就尾随其他国家搞侵略;在其实力有所上升时,伙同其他国家;在其实力完全足以单独侵略时,美国还经常纠集或裹胁其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国军”、“多国部队”或“志愿者联盟”等,尽量不搞单打独斗。结盟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是传统安全观的支柱,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及冷战期间都很普遍。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结盟手段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力量的质疑,但美国并无丝毫对结盟爱好进行降温处理的意思,其主导的北约军事联盟在成员和职能等方面都不断扩充。美国通过签订双边或多边的军事同盟条约,在全球主要战略区域、100多个国家建立了军事基地。这些军事基地充当了美国霸权网络的链接点。在联盟内,美国对其盟友持宽容态度,带有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以巩固其霸权根基;在联盟外,美国极尽威慑之能事,甚至不惜频频对外尤其是对不俯首听命的中小国家使用武力,先发制人,以求建立单极格局。当然,美国的联盟政策并不仅仅局限于军事方面,还渗透到政治、经济甚至文化科学技术等诸方面。跨大西洋政治联盟是美国全球霸权的政治基础,双边或多边经济合作是美国扩大全球霸权的重要手段,联盟或共同体认同是美国全球霸权的合法外衣。由于美国处于两洋之间的地理位置特点,要超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水域阻遏力量,实现对美洲大陆外世界的领导,必须在美洲大陆外建立军事基地,确保其军事远程投送能力。当美国的军事投送能力达到了在美国本土外不需要军事基地的时候,如,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可以从本土出发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执行任务并顺利返回,美国可以将其地面部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向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安全投放或撤离的时候,美国的联盟政策或许就走到尽头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联盟政策仍然比较灵活,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宽容性和互利性,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混合物,但是由于它建立在不对称性基础上,且具有明显的自利色彩,借助别国之力谋求霸权,离真正的平等、民主和互利互惠还有很大差距。

美国的全球霸权实质上是一种混合霸权,即“权势霸权”加“制度霸权”。权势霸权是一种传统霸权,建立在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军事力量和规模经济等国家实力基础上,体现为一种“结构性领导权”(structural leadership)^{[5]504},即根植于实力的分配的领导权。制度霸权又称“规制主义”,表现为“制度性领导权”(institutional leadership)^{[5]506},即以制度(institutions)形态建立起来的国际规则和相互尊重。与权势霸权不同,制度霸权更强调国际协作和利益均沾,更强调以德服人和以理服人,具有更多的民主、平等、协作、互惠等色彩。毫无疑问,由权势霸权向制度霸权转变是大国霸权的一种进步,是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的一种成果。但是,要维系制度霸权,既需要很高的成本,又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霸权国自身的自由和利益。就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实践来看,美国对国际制度实际上是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当感觉到自己主导制定的国际制度不利于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时,美国一般会选择不予遵守,即由制度霸权向权势霸权逆转,这就是冷战后美国频频对外使用军事力量的重要原因。2002年4月后盛极一时的“新帝国论”即反映了美国追求权势霸权的一面。但“新帝国论”的思想理念和政策取向很快引来了席卷全球的反对浪潮。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不得不调整其片面追求权势霸权的战略,注重多边合作,缓和大国关系。美国这一混合霸权的实质决定了其霸权特征的双重性:权势霸权显示其野蛮性、侵略性和扩张性,制度霸权显示其合法性、合理性和正当性。

可见,美国的全球霸权是一种具有多种双重性的霸权。其实质是,在政治上控制别国,在经济上多取少予,最大限度地实现美国的利益。随着冷战后国际政治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尽管美国的霸权优势并没有因此受到根本挫伤,但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越来越受到质疑,美国全球霸权的虚伪性暴露无遗,全球反美、反霸、反战、反对单边主义的浪潮绵延不绝。

二

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双重性决定其对外战略的两面性,这在当前美国的对华政策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各界充满了矛盾。

霸权就是要成为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而且,霸主与次强国的差距要拉得很大。在米尔斯海默看来,只有“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具有能承受起与之进行重大战争的资本”才称得上霸权,“实质上,霸主是体系中的唯一大国。一个只比体系中其他国家更强大的国家不算霸主,因为严格地说,它还面对其他大国。”^[6]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与世界其它大国前所未有的差距,被美国一些战略家认为是必须抓紧抓好建立全球霸权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球层次,美国要防止出现新的超级大国;在地区层次,进一步控制传统盟友,利用新的盟友,确保美国对各大区域的主导性优势,在新的地区霸主尚未出现时预先遏制之。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从长远看是以遏制中国的崛起为其基本出发点的。美国对待潜在对手或现实对手有两种基本战略:一是接触(engagement);二是遏制(containing)。^[7]^[204]接触指引诱对手加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利用体系力量防止其出轨,以减少相互对抗的因素,该战略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即“促使开放”、“加以约束”和“融为一体”。遏制指直接用对抗性、强制性手段跟对手过招。一般来说,接触政策旨在通过一定程度的妥协来换取对手做出让步,而遏制政策则力图通过施加强大压力来迫使对手完全屈从美国的意志。通常情况下,两者之间并无明显分隔,往往是接触中有遏制,遏制中有接触。

中国在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后呈现了全面崛起的强劲势头,在多方面改变着国际社会的力量对比状况,这引起了美国的警觉。今年以来,美国媒体对中国崛起的报道掀起了一个历史上少有的新高潮,几乎每周都有与中国崛起相关的研究会、讨论会、记者会在美国举行。目前来看,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各界有喜有忧。^[8]有人为之欢呼,认为中国的崛起符合美国的利益,一个和平稳定繁荣温和的中国不仅不会挑战美国的既有利益,还能够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义务;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差距仍然很大,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发展任务艰巨,中国要赶上美国至少还要十多年,美中两国的互补性很强,美国可以与中国共同前进、共同繁荣。^[9]也有人为之恐惧,认为中国在军事、经济等方面正在快速追赶美国,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将会取代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将会威胁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美国应在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对中国进行遏制,不让中国成为美国霸权的挑战者,不让中国威胁美国在亚洲的现有利益。^[10]显然,对中国崛起持正面态度者是将中国定义为可以合作的朋友,强调与中国“接触”,引导中国的发展,最终同化中国,因而欢迎中国作为一个“强大而负责任”的大国在亚洲发挥作用,并希望中国在各个领域都扮演促进地区形势稳定的重要角色;对中国崛起深感担忧的是将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或潜在敌人,他们主张遏制中国,希望中国的军事和外交力量的演变“不至于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同时,认为美国自身也必须进行改革,以保持领先和超强的实力地位。^[11]

冷战后一段时间,美国对华政策曾在“接触”与“遏制”的争论中摇摆。一方面,美国希望利用中国这一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来加速自身经济的发展,促进本国产业的升级换代,因而积极推动美中合作,尤其是经贸领域的合作;另一方面,美国又不希望中国发展太快,因而采取各种手段拖延中国的发展,为中国的崛起制造麻烦。美国经常使用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逼中国妥协让步,中美关系因之跌宕起伏,中国深受美国霸权之苦。在政治领域,指责中国的民主、人权等,对中国进行妖魔化,在中国内部制造不稳定因素,企图逼迫中国进行美国所希望的所谓“政治改革”,分散中国的精力,扭转中国的改革方向。在经济领域,先是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如将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逼中国在重大问题上对美妥协;自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后,直接利用经贸、汇率等经济问题对中国施压,以所谓的“国际规则”苛刻地规范中国的行为,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近来,美国在纺织品出口问题上日益加大对中国的施压力度,态度日趋强硬和无理。其实,纺织工业对美国并非举足轻重,但对中国却是解决就业的重点行业,影响中国的社会稳定,美国拿纺织品开刀,用心良苦。人民币汇率是美国近几年来另一个对华重点目标,其目标是迫使中国提高人民币汇价,打击中国的出口竞争力,降低美国市场对华依赖度。由于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经贸问题成了美国多年来对华遏制政策的重点。在军事领域,美国对华军事遏制始终没有放松,在围堵中国军购方面不惜代价,态度异常强硬。继早前阻止欧盟解除对华武禁、捷克售华先进雷达后,美国又迫使以色列没收中国的哈比无人攻击机核心部件,并继续向乌克兰施压,阻止其向华出售光荣级巡洋舰。同时,还利用强大的军事实力,包括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战略包围圈,对

中国展开心理围堵,企图引诱中国走上军备竞赛的歧途,从而像对待苏联一样拖垮中国或拖延中国的发展。近来,美国又频频夸大中国的军费开支和军事力量,散布“中国威胁论”,其夸大程度连美国国内也感到过分。^[12]

不过,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其对华政策取决于各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美国的特殊的使命感也使其单纯遏制中国的政策很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其对华政策也明显表现出符合美中两国共同利益的务实的一面。即便在敏感的军事领域,美国在严格限制先进武器和军用技术流入中国以保持美国军事优势地位的同时,也主张发展美中两国军事交流,并积极探讨两国军事合作的新途径,还有保留地转让一些先进的军民两用技术。在当前的反恐战争中,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盟友。美国希望中国在国际维和行动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承担更多的全球性和地区性军事义务。在政治领域,美国媒体对中国政治的正面评价的比重有所上升,美国的哈佛大学还积极为中国培训高级公务员。可以说,中美合作的领域已经大为拓宽,合作的层次也越来越高,这就改变了以前几乎单靠经贸联系维持两国关系稳定的局面,增强了两国关系的韧性。美国多年来的务实的对华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对美国形象的认识,民调显示,近年来,认同美国的中国人在数量上出现了上升趋势。^[13]同时,这一政策也影响了美国人对中国的认同,美国人对中国的亲近感上升,甚至一度将中国视为其排名在英、日、澳之后的重要盟国。^[14]

近来,美国国务卿赖斯和副国务卿佐利克等多位布什政府高官公开主张客观理性地对待中国崛起,强调推进中美战略合作,希望与中国共担全球性责任,显示出美方战略思维正向积极方向调整。^[15]赖斯说过,美国欢迎一个自信、和平和繁荣的中国。佐利克提出,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应采取对应策略,调整我们30年来促进融合的政策,以支持采取建设性的行动:我们现在必须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作为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中国不仅仅是一名成员,而且应该与我们共同努力维护这个使之获得成功的国际体系。”^[16]美方这一战略思维是其中美“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定位的具体化,促进了中美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今年以来,中美军事交流在频率和规格上都有新的突破。拉姆斯菲尔德于今年10月18—20日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并与中国国家领导人及军方人士进行了会晤,这显然有利于促进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无疑,美国的理性务实对华政策是中国崛起的必然产物,从长远角度看,很难以个人意志而改变。

三

新世纪以来,美国利用其唯一超级大国的优势大力推进其全球霸权战略,但遇到了很多困难。面对中国的强劲崛起势头,美国各界也还没有最后统一认识,形成共识,这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可以利用的缝隙。但是,美国的霸权战略不会停止,美国也不愿看到中国的崛起挑战美国的霸权。因此,崛起的中国必须积极应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根据前述两部分分析,结合当前我国的具体实际,我们可以从下述三方面着手应对。

第一,全面发展综合实力,积极树立正面形象,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美国是一个崇尚实力的国家,喜欢“专拣软的柿子捏”。因此,全面发展综合实力,积极树立正面形象,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是应对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硬道理。全面发展综合实力,积极树立正面形象不是搞消极防御。鉴于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美实力对比仍将是美强我弱,美中互动将继续保持美攻我守的态势,中国的崛起战略必须体现积极防御的特点。近两年我们的科学发展观与和平崛起理论,正是积极防御的战略体现。前者是由优先发展经济转向全面发展综合实力的重要行动纲领,后者是在国际上树立良好形象的重要理论,两者都是对妖魔化中国的有力回击,都是中国全面崛起的重要理论基础,都是争取主动的表现。

在改革开放的情况下发展实力,特别要注意牢牢把握自身发展的主动权。因为经济全球化导致相互依存,而相互依存具有敏感性(sensitivity)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敏感性即一方对另一方变化所受影响的大小及受影响的速度快慢,脆弱性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应变能力的强弱及付出代价的大小;敏感性以政策不发生变化为前提,脆弱性则是以改变政策为特征。^{[17]193-194}在全球化背景的国际政治中,敏感性和脆弱性是衡量相互依存中政治权力大小的重要依据。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遏制打压,我们要牢牢把握自身发展的主动权,一方面,要尽量减少相互依存中我方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在万一出现中美冲突时将我方的代价降到最低;另一方面,要想方设法提升相互依存中美方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增大中美冲突时美方的代价,

迫使其自我约束,主动避免冲突。近年来,中国高调揭露美国的虐待丑闻,批评美国的人权状况,缓解了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批评的压力;中国积极发展与美国的经贸合作关系,加强双方的经济相互依存,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如中国2005年购买3000亿美元短期国债)等手段增强与美国讨价还价的能力;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不屈从美国多年来的种种压力,反复强调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势力干涉;拓宽军事交流渠道,积极参与和组织国际军事联合演习,争取武器采购来源多样化,加强军事技术的国际合作研究等,坚持走军事现代化跨越式发展道路,推进中美军事交流与合作;在台湾问题上主动出手,一方面通过《反国家分裂法》震慑“台独”势力,另一方面通过政党交流将大陆的政治意志延伸到台湾岛内,积极争取台湾民心,掌握台湾问题的主动权,压缩美国利用台湾问题干扰中国崛起的战略空间。当然,在发展实力与争取主动的关系问题上,发展实力是基础,争取主动是争取与实力相适应的主动,不是战略挑战。

第二,按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总体布局,以“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最大限度地扩展国际影响。

通过联盟政策挤压对手的国际战略空间是美国称霸世界的惯用手法。为避免美国以此来应对中国的崛起,中国首先应该自觉地将美国定义为合作伙伴,大力发展与美国的多层次多维度合作关系,主动学习和借鉴美国在发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领域的先进经验,增进两国的共同利益,使其下不了决心与我为敌。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与中国主动调整对美政策密切相关。其次,发展与各大国、国家集团的关系,通过加强合作、利益捆绑,离间、分化、瓦解美国针对中国的遏制联盟。近几年来,中国除了继续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外,还加大了对欧盟的外交力度,中欧关系升温,今年中欧就我纺织品问题达成协议即是双方关系良性发展的重要表现。由于日本在历史和现实问题两方面同时挑战中日关系的底线,今年以来中日关系出现了自建交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中国政府本着中日两国要世代友好下去的原则,对日本政府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取得了积极的效果。第三,继续推进和深化睦邻政策,“富邻、安邻、睦邻”,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合作共进,防止周边国家成为美国用来遏制中国的战略棋子。经过多年来的睦邻政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明显好转。去年,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先后表态,台海出现危机后,他们不会参与针对大陆的战争,不会支持“台独”。泰国和菲律宾是美国在亚洲的传统盟国,近年来跟中国的关系也迅速升温,泰国总理他信还到中国来寻根问祖。今年,中国先后同印度、印尼、哈萨克斯坦等国签署了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通过睦邻政策,将美国的盟国变成中国的友好国家,提升美中冲突时美国将付出的代价,使美国无法轻易对中国进行围堵。第四,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促进南南合作,扩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影响。加强和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尤其是要加强与发展中大国的关系。2004年以来,中巴(西)、中俄、中印(度)、中南(非)、巴南、巴印、巴俄、印俄中等发展中大国间自觉地相互倚重,双边和多边高层往来极为频繁,进一步促进了彼此间战略利益的整合,引起发达国家的关注。第五,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广泛参与政治、经济、安全、裁军、军控、社会发展、人权和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多边外交,扩大中国在各领域的影响,在国际上以倡导多边主义的方式应对美国政府推行全球霸权时的单边主义外交。

高屋建瓴,总体谋划,最大限度地扩展中国的国际影响,是崛起的中国对中国外交的必然要求。在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大旗下扩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关键是要“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然选择,中国特色、“北京共识”是其具体体现和必然结果。在全球化背景下应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我们必须坚持“和而不同”,充分利用美方“促进融合”、“建设性合作”等对华政策,接触而不被同化,开放而不被牵着鼻子走,合作而不成为附庸。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以“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最大限度地扩展我们的国际影响,我们就能以清晰连贯的与美合作战略应对美国模糊摇摆的接触和遏制战略,最大限度地化解美国全球霸权战略对中国全面崛起的各种阻力和压力。

第三,全面融入国际社会,走与国际体系互相契合、共同发展的道路。

冷战结束后,中国已经从一个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和旁观者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和建设者。1989年后,在政治领域,为了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免受美国等国不时施加的种种压力和限制,中国开始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充分利用国际规则和机制,寻求中国外交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同时,积极参与各种国际新机制的创建,打破西方国家的垄断,使之充分反映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经济领域,1992年后中国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加快了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步伐,先后为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席位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做了长期不懈努力。在军事领域,中国积极推动上海五国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与北约展开对话,新世纪以来多次开展国际联合军事演习。在对

外宣传上,中国强调在国际上树立一个和平、发展、合作、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对外战略上,鉴于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主导性优势,中国强调拓展与美国的合作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和难中之难,极力防止中美关系的恶性下滑,加强中美危机管理的能力和研究。

全面融入国际社会,走与国际体系互相契合、共同发展的道路,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崛起的必然要求。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间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国际合作在国际关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只有积极主动地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依托现存国际体系,才能主动适应时代潮流的变化,利用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并通过渐进的手段和平地“合法”地改变国际社会权力分配体系的内部结构,实现制度框架内的权力共享,使国际机制更为公平合理,更适合中国的发展,使中国真正和平崛起。在全球化时代,“独善其身”、“洁身自好”已不是大国崛起的正确选项,全球化所生成的相互依存和全球问题使得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和共同目标。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也是新中国在处理与国际体系关系时的经验总结。应该说,与国际社会共同发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的国际战略重要目标之一,只不过不同的时期我们所强调的方式方法有所不同而已。在战争与革命年代,中国强调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用社会主义革命砸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实现“全球一片红”。这一时期,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曾采取鄙视、仇视、对抗、排斥等态度,然而,其结果却是中国的发展落后于主流社会,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发展的目标并没有实现。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中国突出谋生存、谋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谋替代看成是长远的渐进的目标,不再主张迅速砸碎资产阶级“旧世界”,而是积极主动地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对国际体系的态度转为尊重、理解、支持、配合、合作、利用等,其结果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增长,并带动世界经济的成长,中国经济的崛起真正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已经成为可以实现的现实。

综上所述,发展实力,争取主动,扩大影响,共同发展,是中国应对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基本原则,将上述原则集中起来就是,中国必须走全面崛起的发展道路。全面崛起战略,是新世纪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重要决策^[18],其核心是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对内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外坚持全方位外交,与国际社会和谐共处、互利共赢、合作共赢。

参考文献:

- [1] 黄仁国. 美国全球霸权对中国全面崛起的影响分析[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2005(4).
- [2] Robert O. Keohane,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A]. Charles W. Kegley, Jr and Eugene R. Wittkopf. THE Global Agenda: Issues and Perspectives(Sixth Edition)[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 [3] [美] 肯尼斯·沃尔兹. 冷战后国际关系与美国外交政策[J]. 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4).
- [4] 李景治, 林楚.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疑难解析[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 [5] 王逸舟. 西方国际政治学: 历史与理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 [6]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 大国政治的悲剧[M]. 王小槐, 唐小松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7] Robert S. Ross. China: Why our Hard-Liners Are Wrong[A]. Eugene R. Wittkopf, Christopher M. Jones. THE FUT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 [8] Special Report. China Rising. Foreign Policy[J/OL]. January/February 2005. <http://www.foreignpolicy.com/story/cms.php?story-id=2754>.
- [9] Ian Bremmer. The Dragon Awakes[Z/OL]. THE Intional Interest. Issue Date: Summer 2005, Posted On: 6/28/2005. <http://www.nationalinterest.org/ME2/default.asp>.
- [10] Robert D. Kaplan. How We Would Fight China[J/OL]. The Atlantic Monthly, June, 2005. <http://www.theatlantic.com/doc/200506/kaplan>
- [11] Fareed Zakaria. Does the Future Belong to China? [J/OL]. A new power is emerging in the East. How America should handle unprecedented new challenges, threats - and opportunities. Newsweek, May 9 issue. <http://www.msnbc.msn.com/id/7693580/site/newsweek/>
- [12] Keith Crane, Roger Cliff, Evan S. Medeiros, James C. Mulvenon and William H. Overholt.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Z/OL]. <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s/2005/RAND-MG260-1.pdf>.
- [13] 程刚, 谢湘. 本报在全国五大城市进行民意调查 中国人看中美关系(独家报道)[N]. 环球时报, 2005-03-02(1).
- [14] 高斯. 参差的中国印象[Z/OL]. <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 2005/04/13.
- [15] 王在邦. 国际环境五年预报[J/OL]. 瞭望, <http://news.sohu.com/20051009/n227151363.shtml>
- [16] [美] 佐利克(又译为罗伯特·泽奥利克). 中国往何处去? —— 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Z/OL]. <http://usinfo.state.gov/mgck/Archive/2005/Sep/22-769678.html>
- [17] Joseph S. Nye Jr. Interdependence and Power[A]. Marc A. Genest.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Evolv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 [18] 黄仁国. 论中国全面崛起[J]. 理论月刊, 2005(8).

[责任编辑: 晓 春]

(英文部分下转第 27 页)

基础上,保持与个人利益的适当张力。只有这样,社会才能不断稳定地实现和谐的状态。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3]刘孝云.经济利益多元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J].探索,1997(1).
- [4]周海燕.多元道德需求满足与社会和谐[J].商场现代化,2005(4).

[责任编辑:匡扶]

Harmonious Society in Perspective of Pluralism

QIN Kang - kang

(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 Zhong Kai Agricultural Technique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25, China)

Abstract: The pluralism is an inevitable outcome of the change on the economic system. With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economic interest, the tendency of pluralism has appeared in the political interest and the ideological sense. This tendency is either beneficial and or unfavorabl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Therefore, building up a harmonious society lies in whether the trend of the harmonious society and the interest of people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and whether it holds an identical view with the requests of socialism.

Key words: Pluralism; Harmonious Society; Economic Interest; Political Interest; Ideological Sense

(上接第12页)

On Strategy of Soft Power for China's Rise

LI Ying - chu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 centered background of the day, China's rise is a far cry from the time condition in which other great powers rose in history. In the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 centered era, 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soft power are increasingly becoming so noticeable that it is considered as the important criterion when judging world first - rate powers. Therefore, powers' rise will indicate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the hard power and the soft power. China's hard power, after its operation and construction for dozens of years, has remarkably been strengthened, but its soft power has remained a weak part in the overall national strength of China.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hard power and the soft power gives the fact that the growth of the hard power can't automatically promote the growth of the soft power, while the strength of the soft power relies on the government's political wish and national will, along with the long - term molding, operation and construction. So molding soft power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from the strategic perspective and the molding system should be formed step by step so as to create circumstances for China's rise.

Key words: China's Rise, Soft Power; Hard Power; System of Soft Power.

(上接第18页)

How China Copes with the U.S. Global Hegemony Strategy

HUANG Ren - guo

(Law School Hu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The U.S. global hegemony strategy is propped up by three pillars - strength, alliance policy and composite hegemony, in which the evident dual nature can be found and it has made the U.S. policy on China show clear dual characters. China should understand the U.S. global hegemony strategy thoroughly, develop its overall strength and positive image and firmly have the initiative. Furthermore, according to the entire diplomatic distribution and the idea of "harmony and difference", China ought to extend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with high limit, ente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the full and try to develop side by side and be on good term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ising in the process of its coping with the U.S. global hegemony strategy.

Key words: China; Peaceful Rise; Overall Strength; the U.S.; Alliance Policy; Hegemony of Power and Position; Institutional Hegemony; Hegemony Strategy

作者: [黄仁国, HUANG Ren-guo](#)
作者单位: [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刊名: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JIANGNAN SOCIAL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06, 8(1)

参考文献(18条)

1. [黄仁国](#) [美国全球霸权对中国全面崛起的影响分析](#)[期刊论文]-[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04)
2. [Robert O. Keohane;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2003
3. [肯尼思·沃尔兹](#) [冷战后国际关系与美国外交政策](#)[期刊论文]-[南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4(04)
4. [李景治; 林甦](#)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疑难解析](#) 2002
5. [王逸舟](#) [西方国际政治学: 历史与理论](#) 1998
6. [约翰·米尔斯海默; 王小槐; 唐小松](#) [大国政治的悲剧](#) 2003
7. [Robert S. Ross](#) [China: Why our Hard-Liners Are Wrong](#) 2003
8. [Special Report. China Rising. Foreign Policy](#) 2005
9. [Ian Bremmer](#) [The Dragon Awake. THE Intional Interest. Issue Date: Summer 2005, Posted On](#) 2005
10. [Robert D. Kaplan](#) [How We Would Fight China\[J/OL\]. The Atlantic Monthly](#) 2005
11. [Fareed Zakaria](#) [Does the Future Belong to China? A new power is emerging in the East. How America should handle unprecedented new challenges, threats-and opportunities. Newsweek, May 9 issue](#)
12. [Keith Crane; Roger Cliff; Evan S; Medeiros, James C. Mulvenon and William H Overholt](#).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13. [程刚; 谢湘](#) [本报在全国五大城市进行民意调查中国人看中中美关系\(独家报道\)](#) 2005
14. [高斯](#) [参差的中国印象](#) 2005
15. [王在邦](#) [国际环境五年预报](#)
16. [佐利克](#) [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
17. [Joseph S. Nye Jr](#) [Interdependence and Power](#) 2003
18. [黄仁国](#) [论中国全面崛起](#)[期刊论文]-[理论月刊](#) 2005(08)

引用本文格式: [黄仁国](#). [HUANG Ren-guo](#) [崛起的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期刊论文]-[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2006(1)